

山東省八大聯中滄桑

鄭恒華

(本文另有插圖刊130頁)

中國大陸變色前後，山東省縣各中學八千學子隨軍來臺，迄今旅居臺灣地區之校友，均以「臺灣省立員林實驗中學校友會」名義，舉行聯誼。實則齊魯失學青年，早在民國卅七年底，處烽火漫天聲中，由教育部安排，多數在江蘇省境復校復學。繼而局勢惡化，經蘇、浙、贛、湘、粵五省，間關萬里抵達廣州，在苦難無援中，由國防部會同教育部收容，派軍艦運送到澎湖從軍。此為神州陸沉之際，獻身反共大業，最幸運之一羣，歲月匆匆，瞬已卅六年。往事歷歷，記憶猶新，特予追記補述，以誌鴻爪。

濟南變色青年失學

民國卅七年秋天，山東省會濟南失守，東北九省局勢更形惡化，齊魯各地區之中等學校青年，在老師領導護衛下，辭別父母，背井離鄉，萬里跋涉，追隨政府。經教育部和有關單位等協助安排，在江蘇、浙江、江西、湖南等省境內，分別設立山東省八個規模相當大的聯合中學，並附屬若干分校，以安置齊魯一帶的失學青年。

①濟南第一聯合中學，校址設在浙江省杭州府附近之長安鎮，學生由南京播遷而來，校長由

劉澤民老師擔任。

②濟南第二聯合中學，校址設在浙江省杭州市西湖之濱六通寺，校長由原任山東省教育廳視察陳子雷（震）擔任。

③濟南第三聯合中學，校址設在湖南省衡山之麓流霞市，校長為王志信（篤修）老師，濟南第三聯中本部之外另轄一、二、三所分校。

④濟南第四聯合中學，校址在湖南省宜章、郴縣，校長由原任山東省教育廳科長弓英德擔任，另轄一、二分校。

⑤濟南第五聯合中學，校址在江西省貴谿縣之鷹潭鎮（此地係當時海軍代總司令桂永清將軍的故鄉，桂將軍來臺後，於民國四十三年秋，在參謀總長任內逝世），校長為毛儀庭。

⑥海岱聯合中學，校址在江蘇省武進縣（常州），校長為馬觀海，另轄一、二、三、四分校，海岱聯中於大陸撤退時，由上海乘船直駛澎湖。

⑦昌濰聯合中學，原為壽光、安邱、平度、昌邑、益都、昌樂、濰縣等地區中學及師範學生千餘人流亡至南京，由山東省濟南市教育局長杜仁山擔任校長，另有部份青島臨時中學師生南撤

至上海，校長杜仁山逗留滬上，大部份同學及老師復校於湖南省夏流店，校務由劉書芬兼代，總務主任沈功甫襄助劉書芬支持校務。

⑧煙臺聯合中學，原由煙臺之中正、益文、國華、志孚、崇正、崇德等校，在青島市組成，教育部核定青島市政府參事張敏之擔任校長，民國卅七年冬天由青島撤至上海，煙臺聯中轄一、二、三分校（分校校長為趙蘭庭、鄒鑑、徐承烈三位老師），旋南遷至湖南省安化縣藍田鎮復課。這八個聯合中學，處於遍地狼煙中，餐風露宿，師長恩情逾父兄，同學友誼勝手足，相互砥礪品德，切磋琢磨學業，而於顛沛流離中，得以弦歌不輟，生活雖苦，因享有自由，精神甚感愉快。

聯中南遷劫後餘生

民國卅八年四月，共軍大舉渡江，南京陷落，上海保衛戰繼起，蘇、浙、贛、湘等地，先後失陷，八個聯合中學師生，約有五萬之衆，莘莘學子，再行束裝，踏上征途，奔走呼號流亡於南遷途中，大部分因交通梗阻，變為中共俘虜，另一部分貧病交迫，作了異鄉之鬼，經過長途跋涉

之叔後餘生，到達革命策源地廣州時，正值農曆端陽佳節，實際人數，只有一萬人左右。同學們雖疲於奔命，仍利用機會，前往黃花園，瞻仰革命先烈七十二烈士之墓。當時國防部長秦德純（紹文）將軍，兼任山東省政府主席——也是魯籍同胞的大家長，秦將軍亦抵達穗市，曾向全體師生訓示，他說：「今春各省流亡在江南地區之青年，大約有二十多萬人，現在逃抵廣州者，僅有三、四萬人，其餘均陷身鐵幕，諸君爲我山東有爲青年，得天獨厚，我一定要妥善安置，將來重建家鄉，……」。雖事隔三十餘年，秦將軍早歸道山，仍覺言猶在耳。嗣由教育部，國防部，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澎湖防衛部等單位，數度研商，會同吾魯籍大家長——秦德純將軍，決定由政府派軍艦運至澎湖，高中以上學生，編爲戰鬥部隊——國軍卅九師（師長韓鳳儀），完成山東八千反共青年，集體從戎之壯舉，立時成爲捍衛金馬臺澎之勁旅。

八千子弟隨軍抵澎

民國卅八年六月廿五日、七月六日，兩批乘艦（七個聯合中學自廣州乘船，另一個海岱聯中，係由上海先期乘艦直駛澎湖）抵達澎湖，號稱八千子弟，高中同學接受軍事訓練，保衛國家；（爾後在軍中發展，已晉升爲將級軍官多人，校尉級軍官，則已解甲爲榮民。）部份女生及初中部同學，經山東省旅臺民意代表、鄉長，會同學校老師奔走呼號，由教育部洽商澎湖防衛司令部，成立澎湖子弟學校，三十八年七月一日經教

育部長杭立武核定山東省教育廳長徐軼千兼任澎湖子弟學校校長，設立高中、初中、師範、簡師、補習班等五部，師生近兩千人，徐校長軼千（卅八年七月到職至十二月）以肺疾堅辭教育部改聘澎湖防衛司令官李振清中將兼任校長，同時派任王志信老師爲副校長，主持校務。王副校長自民國卅九年元月到職至四十年十月爲時一年又十個月。澎湖地瘠民貧，交通不便，物資奇缺，學校經費極端困難，王副校長經常在臺灣本島，協調奔走商請有關單位支援，實際在校負責校務者爲教務主任苑覺非老師，苑老師原任煙臺聯中訓育主任，全校師生同甘共苦，血淚凝結，情逾骨肉，嗣因王副校長以胃疾，難耐繁劇堅辭，教育部難以遴派繼任人選，苑覺非老師，遂以「吾不入地獄，何人入地獄」，負起耶穌背十字架之精神，接任副校長，旋即兼代校長，自四十年十一月正式任校長至四十二年七月卅一日爲時一年又八個月，苑代校長接任校長後立即積極策劃奔走遷校事宜。澎湖子弟學校兩千師生，僅借馬公國民小學之半數教室上課，狹窄破舊，露天用飯，大風吹來，飯菜常常添入一層泥砂，又因菜蔬奇缺，營養不良，同學視力減退，有患夜盲症，臥水泥地患風濕及關節炎，以致四肢癱瘓者，比比皆是。宿舍兼教室，因無課桌，均席地受教，秩序井然，天寒就寢，以蘆草爲褥，幸賴軍方貸與舊軍服（黃色棉襖），每人黃袍一襲，畫起當衣，夜臥爲被，誠爲隆冬禦寒之上品。惟幼年同學，身材矮小，「黃袍」加身，尺寸不合，無不雙袖逾膝。晴天在戶外露天受教，以磚塊爲坐凳、

脖繫木板爲課桌，每五人才有書一冊，按教材分科受課，歷時四載，如未親身體驗，實無法獲知其苦況，言之不禁潸然淚下。但每期畢業生，參加臺北地區大專入學考試，錄取名額比率，決不讓於「明星中學」，例如四十四年高中畢業生——張玉法同學是東海大學中文系榜首，趙彥賓同學是法商學院狀元，陶英惠同學考取臺大，獲得四年公費，完成高等教育……，餘不勝枚舉；皆是澎湖磨練出來之堅強意志，亦爲齊魯青年，刻苦自勵之鐵證。至於軍訓、體育各項課外團體活動，亦隨時演練，歷屆參加澎湖地區政治教育測驗及運動競賽等，咸能名列前茅，民國四十一年全省運動大會，高二同學孫崇文，榮獲「鐵餅皇后」之譽，保送師範大學就讀。

餐風露宿席地讀書

澎湖防衛司令官李振清將軍，於民國四十一年三月，升任陸軍副總司令，離開馬公，校長一職由副校長苑覺非老師兼代，學校在金錢與物質兩缺中，已苦撐三年，爾後師資、經費、以及學生之升學與就業，困難重重，問題逐年增多，苑校長拙於交際，不懂政治藝術，惟能與全校師生誠信相處，雖饑殍不繼，仍埋首教學，奈因澎湖新任司令官關漢鶚將軍，與山東子弟，毫無淵源，爲謀改善教學環境，增強師資陣容，解決同學升學與就業問題，全校師生，一致期望遷移臺灣本島，苑校長接受師生促請，於四十一年夏五月，親赴臺北，分向教育部、山東同鄉會，及魯籍立、監委及國民大會代表等商洽，蒙國民大會代

表，前煙臺國華中學董事長張敬塘老師，山東省議會前議員趙國棟鄉長，齊力支持，晉見山東省前主席秦德純將軍、前山東省議會議長裴鳴宇國大代表、山東同鄉會理事長趙季勳鄉長等，嗣又承立法院臧委員元駿、臺中地區防守司令官劉安祺將軍之慨助，奔走呼籲數月，卒獲山東同鄉會變產捐助新臺幣叁拾萬元，國防部因撥管澎湖校舍為營房，亦補助遷建費新臺幣叁拾萬元（教育部因經費困難並無分文補助），當即選定彰化縣員林鎮，購地興建校舍，工程進行極為順利，因員林為臺灣中部富庶之區，物產豐盛，景色氣候宜人，且有部分日據時期舊校舍，可資利用，遂於民國四十二年春，開始遷校。

遷校員林全面改善

民國四十二年二月，蒙教育部、國防部、交通部及有關單位之安排，全校師生由澎湖乘花蓮輪，駛至基隆港登岸，再由鐵路局以三十節列車，載運師生抵員林，沿途獲得各界父老兄弟姊妹之慰問，令人感奮，尤以歷屆校友堅苦奮鬥之精神，早為社會大眾所同情與欽佩；澎防部子弟學校自四十一年夏天開始籌備，至四十二年春天遷校完成，基於客觀環境因素，校名奉核定為「教育部特設員林實驗中學」，學校各項設施，已粗具規模，山東鄉賢碩彥，在臺灣從事政治、教育工作者，冀能服務桑梓，培育青年後進，貢獻其心力，亦大有人在；苑校長「在莒四年」，心力交瘁，乃向教育部辭職讓賢，藉以休養身心，即蒙批准調任教育部編審，同時發表楊鵬飛（展雲

）老師擔任校長，楊鵬飛因出身北大政治系，對於政治、教育方面，學驗俱豐；苑覺非校長于四十二年七月卅一日卸職——因領導師生艱苦奮鬥，業已邁入坦途，求仁得仁；他做而不說，默默犧牲奉獻之本色，打脫牙齒和血吞之精神，雖有山東父老為證，八千子弟銘泐五中，仍鮮為外人所知。學校既已正名為國立，亦為大陸撤守後，碩果僅存之一所中學，教育部倍加愛護，因而師資、經費、教學設備，較前充裕，又蒙大陸救災總會、農村復興委員會、衛生署等機構，關懷青年之身心健康，以及社會各界之同情與援助，源源補助金錢與物資，原為孤苦無依之一羣流浪兒，一躍而為天之驕子，天時、地利、人和兼而有之。楊校長展雲曾公開表示：「學生可望衣食無憂，醫藥無缺，升學無慮」。精誠感動天地，校務從此一帆風順，顯非「澎湖子弟學校」時期，所可相提並論也。

復學自礪得道多助

民國四十二年以後，陸續有由越南、泰國、滇緬邊區、及大陳撤退之義胞子弟，前後約三百餘人，政府亦指定員林實驗中學收容；至於卅八年由廣州到澎湖從軍之同學，部份傷殘不適現役，自民國四十四年起，亦自軍中退伍，向政府當局請求分發員林實驗中學就讀（前身為山東聯中，四十三年改為臺灣省立），學校當局，因無前例，自難同意；首批以殘障退伍之趙儒生、許明亮等廿餘位校友，因主管機關於從軍時，曾宣示將來准予復學，探悉苑校長覺非「保存政府承諾

之公文副本」，遂持往教育部（青年輔導會和中等教育司）呼籲請願，又承山東鄉賢前輩中央級民意代表之囑植，教育部長張曉峯（其陶）氏，摒棄幕僚單位意見（兩個單位均表示：此例不可開……），而遂行「特准趙儒生等人復學」，打開魯省從軍報國同學「退役復學專案之門」，當時教育部青輔會執行秘書陳勻先生，手持部長批示，面告趙儒生同學，只有張部長有此魄力，得之不易！得之不易！）直至民國四十九年，山東各聯中從軍之同學，陸續回校復學者，共有一千餘人，趙儒生同學之勇氣與耐力，而致犧牲奉獻，不適服役者，得以順利復學與轉業，服務于社會各階層，俱有良好的表現，原屬於「山東子弟之員林實驗中學」。業已成爲歷史名詞矣！（現又改爲崇實高級工業職校）筆者於民國卅五年進入煙臺國華中學，而轉入煙臺聯中、再而澎湖子弟學校，以致員林實驗中學，歷任校長鄒伯陽（鑑）、張敏之、王志信、苑覺非、楊展雲等老師，均忝列門牆，仰沾化雨，寒天飲水水，點滴在心頭，光陰如矢，今已年逾半百，滿頭銀絲，竟不揣淺陋，借用古人「白頭宮女話天寶遺事」之句，當不爲過，午夜夢迴，感慨萬千，惟冀反攻號角一響，仍應奮袂着鞭，以報答國家和各位老師之栽培，爲實現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之先鋒，而當年大陸播遷，浮海東渡之鄉賢和師長，提攜吾輩，呵護關懷備至，竟有遭受迫害沉寃致死，或被無情之歲月吞噬而仙去，撫今思昔，倍增無限之崇敬與哀思，但願王師北定中原日，祭告其在天之靈！